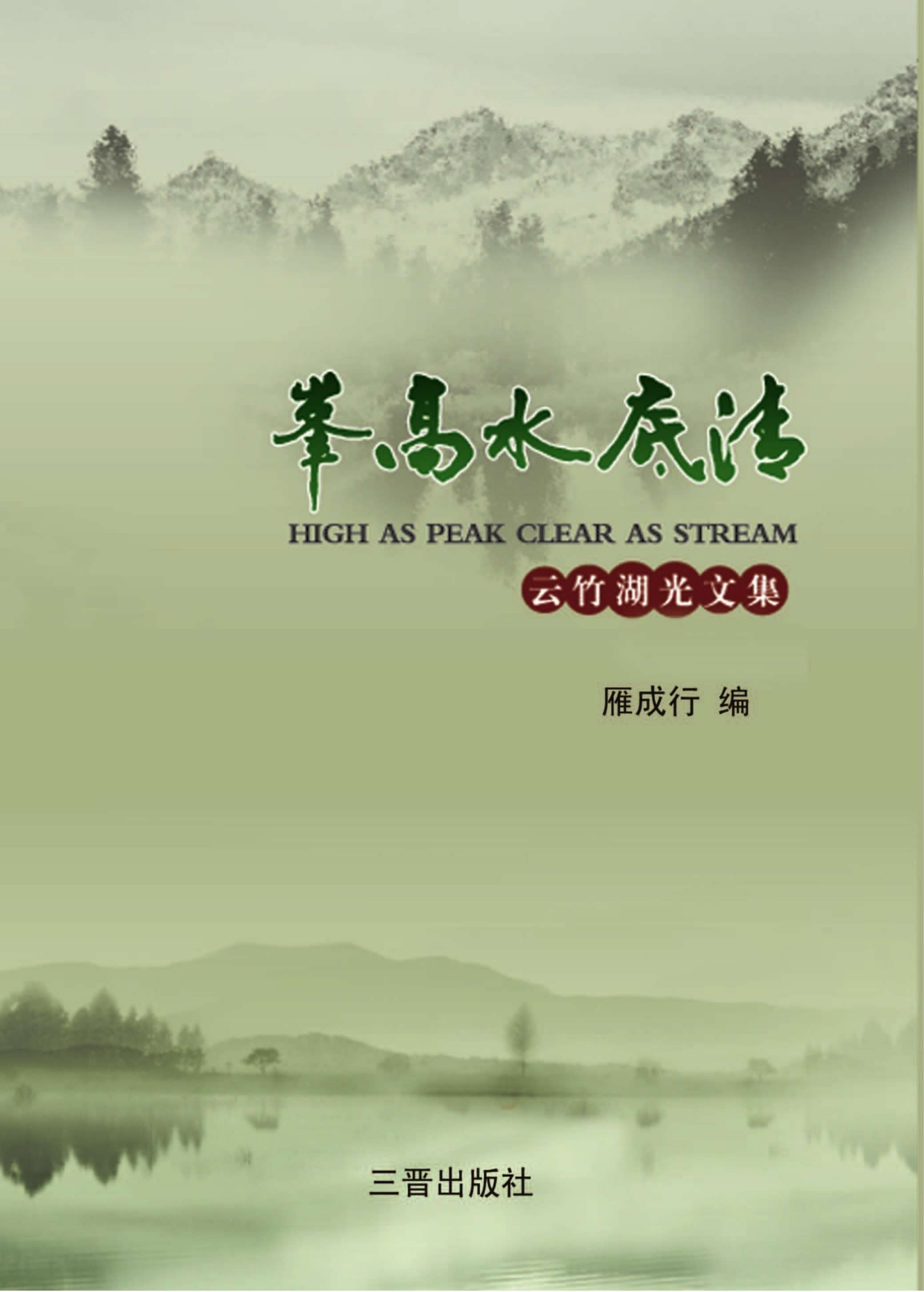




峰高水底清

HIGH AS PEAK CLEAR AS STREAM

云竹湖光文集

雁成行 编

三晋出版社

云竹湖光文集

峯高水底清



◎ 雁成行
编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峰高水底清 / 雁成行编. --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2.8
(云竹湖光文集)
ISBN 978-7-5457-0606-2

I. ①峰… II. ①雁…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6186号

峰高水底清

编 者: 雁成行

责任编辑: 冯 岩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56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606-2

定 价: 85.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eface / 序 言

雁成行

今年是我们的父亲刘秀峰、母亲杨改梅的百岁生日纪念，他们均为1912年生人。母亲卒于1962年7月29日，享年50岁；父亲卒于1985年3月27日，享年73岁。而今，他们的儿女都已进入皓首，越来越感觉到肩头有一种卸不掉的责任，必须为自己的父母亲出版一本书，向父母亲倾诉怀念之情，用父母亲的高洁品质激励一代代后人。

其实，这个愿望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产生，姐妹们商量，因为我们随同父母亲生活的阶段有所不同，各自撰写自己最熟悉的那个阶段，写自己最熟悉的父母亲往事以及自己的感受。如此，基本上就能将父母亲的一生贯穿下来。因为那些年我们都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父母和认识父母，在父母亲百年寿诞时，无论如何必须实现这个夙愿。过去我们所写的文章，有些已经被各报刊采用；有些被收入有关单位的史志；有些被收入我们自己的散文集中，现在，也将有选择地收入本书中。当然，以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来写父母，未必能达到他们的崇高境界。父母留给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我们却难以回报，今天出版这本回忆文集，也只能表达我们这些绿叶对根的思念，对父母的养育，无论如何也难以报得“三春晖”！

父亲留给我们的身影永远是繁忙的，他从来也不在家里谈工作，自然我们对他的工作建树也了解甚少。写怀念文章时，不可能完全不涉及工作，因此，我们也查阅过父亲的档案及资料。与他的一些上下

级同事联系过，他们都很赞成我们的做法，甚至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原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时任中共吉林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王大任叔叔和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池必卿叔叔都几次给我们复信，不但深情怀念我们的父亲，还教给我们如何操作此事。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怀安也几次与我们谈及此事。父亲在各个时期的一些老同志还撰文怀念他们的老首长，这些文章大部分先后见诸于报端和刊物，有些是信件回忆，诗词怀念，或是电话交谈。直到现在，还有些在世的老者时不时要询问我们出书的进度。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们也选登了一些老者的文章、信件和诗词，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父亲一生清廉，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就是几册装订好但尚未结集出版的诗稿，对我们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必须倍加珍惜。正如他诗中所云：“亲书诗句留儿女，心事满怀一卷知。”通过数百首诗，我们了解了父亲的内心世界。加之，父亲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是山西诗词学会创始人之一，是山西省颇有影响的诗人。因此，我们也选登了一些父亲的抒怀诗和言志诗，这些诗同样激励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父亲故去这么多年了，人们还在怀念他，我们周围许多有声望的诗人在他百年诞辰之时也激情赋诗，我们也选登了一些，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我们为这本书取名《峰高水底清》，是因为他的老战友赵维基同志曾有嵌名联：“秀而挺且直，一身正气；峰高水底清，两袖清风。”很恰当地表现了父亲的品质。赵维基叔叔怀念他的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乡，特请画家李文亮画了一幅《秀峰图》，悬挂于自己的厅堂。如今，赵叔叔也已作古，我们也将这本书献给赵叔叔。愿他老人家安息！

我们兄弟姐妹众多，这本书是大家所著，因此取笔名为“雁成行”。“雁成行”源于父亲在1962年所吟的一首诗中“我有七个好儿郎，六女一男雁成行”。

谨以此，献给我们深切怀念的父母亲，愿他们的灵魂感知。

Contents /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子女遥祭

002	父亲刘秀峰和母亲杨改梅生平	刘云鹤
012	我爸和我妈的故事	刘云鹤
029	梅林拔地翠千秋	刘亚云
034	爸爸求学记	刘亚云
040	父亲的郝村情结	刘小云
043	父亲的祁县战斗纪事	刘小云 刘丽云 刘晓刚
050	父亲在省高院任职八年间	刘亚云 刘现云 刘小云 刘晓刚
063	法制建设的又一个春天（专访）	刘现云
066	通天大案有续篇	刘现云
070	侯马那两年	刘小云
076	最后的团圆——写在妈妈去世之后	刘现云
083	特殊葬礼别样情	刘小云
086	父亲在山西“1·12”夺权前后	刘现云
090	父亲临终前写的最后一封证明信	刘丽云
093	父亲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刘晓刚
098	相约松江	刘季云
107	爸爸，我们的良师益友	刘现云
115	父爱，伴随我终生	刘丽云
121	运城小院	刘 钊
126	陪着父亲走到人生的尽头	刘小云
131	假如爸爸活到今天	刘小云
134	父亲的诗人风采	刘小云

第二章 友人怀念

- 144 王大任同志致刘小云的信 ————— 王大任
- 146 郝村人怀念刘秀峰 ————— 郭思俊
- 148 懿德永垂——痛悼刘师母 —————
————— 郭秃明 刘甲子 张六娃 武廉政 梁铁虎等记述
郭思俊整理
- 152 回忆刘秀峰老师——民革高小片段 ————— 赵炳鸿
- 158 怀念我的老首长刘秀峰 ————— 谷 浪
- 160 回忆我的校长刘秀峰 ————— 赵水元
- 164 一片太行赤子心——忆刘秀峰同志在我区工作的战斗岁月 ——
————— 李 捷 王贵生 刘印龙 王新华
杨 奋 高庆中 杨秉章
- 167 写给刘秀峰同志的一封信 ————— 韩 林
- 170 回忆刘秀峰院长 ————— 巩玉清
- 173 诗风飘香，遗范人间——回忆刘秀峰同志 ————— 李蓼源
- 177 我与秀公的忘年之交 ————— 禹 明
- 180 忆刘秀峰前辈 ————— 孙国祥
- 186 榆社牛村出牛人，名垂千古刘秀峰 ————— 王灵书
- 191 刘秀峰诗歌的与民性 ————— 曹素英 黄顺荣
- 197 节亮峰高留远影，风华梅秀驻清香——《浊漳军魂》编辑手记
————— 苏宝银

第三章 父亲遗作

第四章 诗友赋诗

第一章 | 子女遥祭

峰秀太行万木苍，梅留玉影百年芳。
高天厚地德藏蕤，仰目云霄思断肠。

——刘小云



父亲刘秀峰和母亲杨改梅生平

刘云鹤

我的父亲刘秀峰，字荇臣。曾用名刘瑞忠，小名保儿。1912年11月14日出生于山西省榆社县牛村。小学教员出身。1936年12月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11月参加八路军所辖榆社县抗日游击队。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祁县抗日县政府县长、中共祁县县委副书记兼独立营营长，太行二专署、榆次专署专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山西省政协秘书长等职，为副省级干部。父亲无论在哪个革命历史阶段、哪个岗位上，都能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恪尽职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父亲1985年3月27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中共山西省委高度评价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聪明才智。

父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是因他的背后有一个坚强的后盾，那就是我的母亲。也正如父亲对我所讲：“没有你母亲，便没有我革命的一生！”

我的母亲杨改梅，曾用名杨毅，小名梅子。1912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榆社县西周村。其父亲是秀才，杨家私塾先生。

父母从小感情甚笃，1929年夏天结婚。母亲去世20年时，父亲用“青梅竹马连理心，华年结发便钟情”追忆他们的当年。

“七·七”事变后，声明大义的母亲毅然将父亲送往抗日前线。母亲



父母亲合影

“育女耘田承重任”，支持父亲舍生忘死干革命。母亲作为抗属的事迹，在家乡一带广受群众赞扬，曾获山西省榆社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发的“模范抗属”奖牌。

母亲生育我们姐弟7人。她为丈夫，为儿女，殚精竭虑，奉献终生。

爷爷刘掌元，依靠辛勤劳动，使一个佃农之家变成一个较富裕的自耕农。

父亲5岁那年，奶奶因不堪婆婆虐待，跳崖身亡。奶奶丧事后，父亲被送到与我奶奶有结义之情的姥姥家，与我母亲一同上了姥爷任教的杨家私塾，父母结亲便源于此。

1921年，父亲9岁时上了牛村国民初级小学。1925年秋考到县立第二高级小学，1927年夏天毕业后参加山西省潞安府会考，名列全府第一名。

1928年3月—1930年8月，父亲在马岚上初级师范，并义务先后在马岚和白璧教初小。两年后，父亲考入位于榆社县城的省立八中。在同学王选卿资助下入学，1933年8月以优异成绩毕业。

省立八中的各科教师来自四面八方，学识渊博，见识宽广，思想先进，倡导“五·四”精神，常给学生推介各种读物。父亲受他们影响，从古书堆里钻了出来，热衷于新诗、散文及白话文小说；同时也追逐民主和科学。正当他意气风发，立志为祖国的文明和进步而奋发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接踵而至的“一·二八”事变等也相继发生，父亲开始思索“拯救祖国于危难”的道路问题。“教育救国”是其中最流行的。于是，中学毕业的父亲，选择了到榆次教书。

榆次一般不接收外县籍教员。由于父亲中小学均品学兼优，人还未到榆次，声名已经在榆次乡绅中传开。1933年8月—1937年10月，父亲先后在榆次东聂村、郝村教小学。期间，父亲接母亲和我同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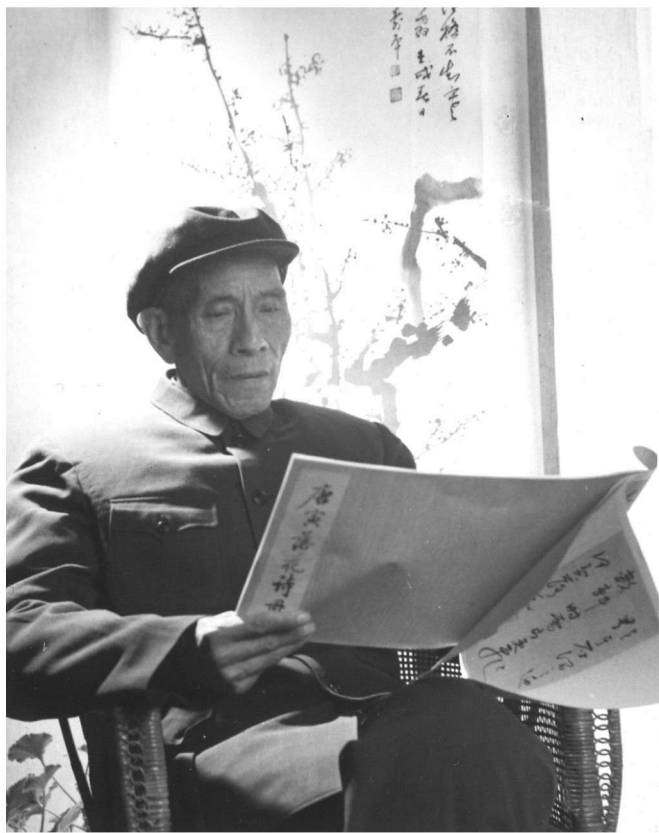
父亲在榆次的5年，是民族危机急剧加深的5年，也是父亲人生志向迅速走向成熟的5年。他认识到“教育救国”无济于事，热切盼望投身救亡第一线。但是，谁是中国抗日救国的组织者？谁能把中国的抗日队伍组织起来？就在他苦苦寻求答案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并向全国发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1936年12月，父亲在共产党员朋友的引领下，毅然到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二

1937年11月12日，25岁的父亲辞别榆次郝村的乡亲和学生，带领妻儿回乡，打算到榆社县抗日游击队报到。多年在家苦心经营农事的爷爷以为终于可以全家团聚了，谁知儿子竟要上战场。见公爹生气，丈夫着急，母亲多方开导，终于说服了爷爷，使父亲当月就参加了榆社县抗日游击队。

1938年5月，父亲被调榆社县抗日县政府教育科，接着出任榆社县立民族革命高小任主任。1939年5月，父亲在该任上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后，父亲被调到榆社县抗日县政府教育科任督学。其间，榆社县成立妇女工读学校，母亲在此校学习。1939年11月—1940年9月，父亲任山西省牺盟会榆社分会秘书。1939年12月29日，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处理“晋



父亲晚年留影

西事变”事宜中，父亲表现优秀，引起太行三地委重视。1940年9月，父亲被调往太行三地委集训，进一步接受考察，准备到敌占区工作。为了让父亲毫无牵挂地进入敌占区，怀着身孕的母亲毫不犹豫回家务农。

1940年11月—1943年3月，父亲任祁县抗日县政府县长，中共县委副书记兼独立营营长。

当时祁县已沦陷，县委、县政府和独立营，游击于祁县、榆社、太谷之间的山区和半山区。祁县地处山西腹地，地形复杂，地势险要，白晋、同蒲铁路在此相交，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父亲在祁县的工作，至少三方面：一是军事斗争。包括战场对垒和潜入敌后的工作；二是群众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开辟、建立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三是统战工作。

有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的既团结又斗争，还有锄奸和争取伪军反阵等任务。祁县战前就是个金融、工商、农牧、交通、邮电等基础较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阶级分化多层，各层都很有势力。祁县还是阎锡山“三个鸡蛋跳舞”的重点地区。面对如此重任，父亲无私无畏，睿智过人，机敏决断，他充分依靠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在艰苦而繁忙的工作之余，父亲文采飞扬，常常战地写诗“又图呐喊助雄狮”，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斗志，被誉为“诗人县长”。日本鬼子对父亲恨之入骨，今天造谣中伤，明天悬赏捉拿。但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拥护他、喜爱他、关心他、保护他。父亲在祁县多次遇险，都因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冒死相救，他才死里逃生。解救父亲的群众中，有羊工也有巨商。

父亲在祁县的三年，也是母亲的峥嵘岁月。1940年12月，鬼子在黎明时分突袭了我村。烧光了我家的房子、粮食和柴草，气死了我年仅48岁的爷爷。我家顿时陷入居无舍、食无米、灶无锅、锅底无柴禾的极端困境。但是，母亲强力阻止了众多亲友竭力要唤我父亲回家的行动。凛冽刺骨的寒风中，母亲身穿孝衣，头戴孝帽，手拉年仅8岁的我，在众亲友的帮助下，安葬了公爹，在频频反扫荡中，开始了“日耕夜织又当老师（给我和二妹上课）”的生活。正如父亲诗曰“育女耘田承重任”。母亲的“模范抗属”称号，也是在这个时段获得的。

1943年3月，父亲被调回太行三专署，任秘书主任。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任命为太行区第三中学校长。学校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在职干部，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干校也吸收了一批高小刚毕业的学生，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

1948年8月—1952年8月，父亲先后任太行第二专署专员，榆次专署副专员、专员等职，期间经历了土地改革、晋中战役、太原解放、新中国诞生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机关正规化和“三反”、“五反”运动。在剧烈转变的关头，父亲意志坚定、讲究政策、清正廉洁、重视创新，被誉为华北局“最

廉洁的干部”。也就在这个时段，父亲把母亲和孩子接到身边。母亲勤俭持家，严教女儿，像亲生母亲一样关心父亲的警卫员和年纪较小的工作人员，更悉心照料父亲，使父亲在战争年代严重受损的身体逐渐恢复，焕发出又一个青春。

1952年8月，父亲被调任山西省法院副院长兼省法院党组书记；1955年3月，在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父亲到省法院任职之初，正值国内外斗争尖锐而复杂、法制领域思想分歧的时候。父亲决心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主要做了以下工作：①全省法院系统的组织建设。1953年6月，召开了山西省第二届司法会议，先后在全省各县建立了人民法院。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山西省依法建高级、中级、基层三级法院。接着，各级法院名额确定，机构组成定型，人员配置到位，规章制度齐备。在各个岗位的人员使用上，父亲坚持选用德才兼备、着重本人实际表现的干部政策，使法院集聚了一批敬业、懂法的骨干。但在“反右”中，有些优秀的人才受到不公对待，父亲曾着力保护他们，终因父亲被批判为“包庇右派”，未能完全如愿。②积极学习、宣传、执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推行公开审判、陪审、辩护等制度；坚持人民法院组织法、法院民主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独立审判等核心法规。特别强调坚持“被告乃一方当事人，法庭要给各方当事人以平等权利”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基本原则。父亲严厉斥责“有罪推定”等错误做法。③以实际行动贯彻《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尤其面对死刑案，绝对一丝不苟，务求不错杀一人。他还亲自编制案例，警示山西省各级法院同仁，严防冤、假、错案发生。由于父亲的努力，使法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搞得有声有色。

但在极“左”路线下，父亲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受到批判，他被错整“犯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1960年3月召开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得不“以健康原因辞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1960年7月，父亲被下放到侯马市任副市长。面对政治上的挫折，父亲依然意气风发。他经常骑自行车，奔走于侯马、曲沃、新绛三县的工厂学校田间地头，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和解决群众疾苦；他参与组织兴修汾河水库工程，重视教育工作，保护农民自留地等。父亲高瞻远瞩的思路和脚踏实地的作风，以及他高尚的人格，被当地干部和群众广为称颂。

这期间，母亲带着幼小的儿女和不足一岁的外孙随夫前往侯马定居。当时正处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阶段，侯马市领导念父亲年龄比他们大、级别比他们高，要在粮食和副食品上给予照顾，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

1962年5月，省委经中央同意，为他“右倾机会主义性质错误”进行了甄别，并安排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就在父亲准备迁返太原的前几天，7月29日，猝不及防地遭遇了“胡天不恤夺吾爱”的巨大打击——我们亲爱的母亲杨改梅暴病去世。享年只有50岁。

1962年到1966年之间，父亲在省委除主管政法工作外，还承担省“四清”办公室负责人的任务。

其间，经省委同事介绍，父亲与省委机关干部任珍结婚。1964年，生育小弟刘钊。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父亲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受到打击。但他依然相信群众相信党，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发牢骚，从不左右摇摆，从不跟风。在任何场合下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在对“走资派”进行安置的日子里，父亲无论到哪里都积极劳动，访贫问苦，联系群众。1970年下放到汾阳县肖家庄公社青堆大队；1973年3月，父亲被分到山西运城盐化局任副职。为了做好工作，年近花甲的他竟然学起了化学。

1975年9月，父亲被调回省里，筹备恢复山西省政协。

经历“文革”劫难，政协百废待兴。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承担起这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他不辞劳苦地亲自与有关单位和居民协商，动员他们迁出政协大院，同时细致缜密地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如：机构设置，完善办公条件，选调工作人员，制定工作条例等，协助各民主党派组成各自的委员

会，重新出版《山西文史资料》等。1977年12月，省政协正式恢复，65岁的父亲被任命为政协山西省委第四届常委兼秘书长，他全力以赴地承担起政协的全部日常工作。

父亲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统战政策，广交各界朋友，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困难和历史遗留问题，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围绕党的中心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开展工作，开创了省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父亲不顾年迈体衰，为政协工作竭尽全力，直至1984年，72岁时才离休。因积劳成疾，次年即不幸逝世。真可谓，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父亲与长女刘云鹤

三

父亲参加革命后，便把一切献给了党。他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争权夺利，不以权谋私，不以官压人，更鄙视“以官位炫耀于人”的低级趣味。他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追求，将“对党忠诚对友痴，为人处世

耻持私”视为做人准则。无论在什么境况下，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真理，毫不趋炎附势。即使受到无端诬陷，也以一副“铁骨铮铮”，挺胸昂首“刘郎依旧唱高歌”！

父亲好学多思，博览群书，勤于写作。总结、报告、讲演稿，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不靠秘书。父亲喜欢讨论问题，尤其喜欢与基层干部及工人农民交谈，获得第一手资料。

父亲一生遵纪守法，有时到了“迂腐”的程度。但他认为规矩就应是“死的”，不能变通，共产党员更应该带头遵纪守法。

父亲待人倾心吐胆，助人不遗余力。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岗位，都能正确理解和坚守党的政策，和各界人士友好相处。父亲有很多朋友，在遗体告别那天，医院所在的太原市“五一路”被堵塞，不得不出动交警。父亲去世的消息发布后，来自山西以至北京和全国各地曾经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学生、著名作家、诗人、大学教授、大牌演员、战友子女……纷纷来电来信，痛悼父亲。那连续两三年的电话、电报、信件以及发表于报端的文章昭告世人：人们怀念父亲，是怀念他的“为人之道”“为友之道”“为文之道”和“为师之道”，是怀念他的人品！

从政一生的父亲喜爱历史和文学，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诗词学会创始人之一、山西诗词学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他涉足诗歌、小说、戏曲，更长于绝律。他留诗500多首，诗风朴实，享誉三晋。他没有给儿女留下物质财富，却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他在诗稿的扉页上亲笔留言：“亲书诗句留儿女，心事满怀一卷知。”父亲逝世后，时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的曲润海沉痛写道：“晋阳文苑摧琼树，艺术殿堂折栋梁！”

父母的人品，还表现在他们牢固的婚姻关系上。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敌人对父亲重金悬赏不能得逞时，又对母亲迫害恐吓、散布谣言，烧毁房屋，妄图离间父母的关系。亲友为了家族的安全，也再三劝母亲与父亲离婚。然而，这些丝毫动摇不了母亲对父亲忠贞不渝的感情。经过战争的洗礼，他们的婚姻更加稳固。新中国成立后，抛弃农村结发妻子，另娶新欢成